

娘的灶台

董国宾

昔日的乡村,庄稼人生火做饭都用土灶。这简陋的土灶是岁月里抹不掉的记忆,也是娘的影子。

我家的土灶在院子的东墙边,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时候,娘已在庄稼地里耕作,忙过一阵子农活,太阳升到了东山头,娘收拾农具开始回家做早饭。一回到家,娘就走进厨房,娘的影子便在东墙边的土灶旁晃动起来。

我家的土灶很简易,用泥砖砌成,灶台表面用水泥提浆抹匀,光亮平滑。土灶上坐一口铁锅,一旁是一个储水的水缸,舀子放在水缸上面。土灶对侧堆放着生火的柴火。豆秸、棉柴、树叶、枯草等物,随季节变化轮番塞进厨房。娘从庄稼地里回来,在水盆里洗干净手,顾不上歇上一会儿,就到灶前生起了火。娘先用铁锅烧两壶开水,然后开始做早饭。在老家上学的时候,我家的早饭特简单,几个饼子和稀饭,还有一小碟菜。上完早课我一放学回到家,就看到娘不知疲倦的身影,从厨房把早饭端上来。我家的土灶简易,早饭也简朴,娘的影子却很温暖。

灶膛里又撩动出火苗来,我家烟囱升起快乐的炊烟,缕缕炊烟呼应着升上了天际。每当站在高处,看到从我家灶膛里跑出来的炊烟悠悠出现在眼前,我心中就感到无限快乐。日头当午,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焦糊味,娘又用土灶做午饭了。岁月里的日子简朴,家里没有好饭菜,自家地里的青菜油地散发绿意,娘摘来冲洗干净,就是一顿简单的农家饭。我吃着娘在简陋土灶上煮煮的饭,一天天快乐地生活和成长,颇感温馨和惬意。

那天我嘴馋,娘好像早就知道我的心思,就用节省下来的钱,变着法儿给我做可口的饭。迎着暖阳从村口跑回家,我看见娘正在土灶旁做午饭,灶膛里柴火“噼啪啪”地响,铁锅里冒出香喷喷的味道,我瞥了一眼,就开心地笑起来,娘给我做豆豉火焙鱼吃呢!豆豉火焙鱼不是用活蹦乱跳的大鱼去做,而是娘赶早去集市买回的小鱼仔。把它们一条条去除内脏,加盐腌制一会后,再入锅去做。这些小鱼仔花钱不多,娘却能做出美味来,我觉得娘用小鱼仔做的豆豉火焙

鱼比大鱼还好吃。娘一边往灶膛里添柴,一边将腌好的小鱼仔放进油锅,均匀摊开,慢慢焙煎,焙好一面再焙另一面,条条完整,不粘不烂,黄灿灿的真是诱人。接下来,娘把煎好的火焙鱼再用木屑进行熏焙,熏焙好后,娘利落地在油锅里爆香葱姜蒜,加点儿红辣椒和两勺豆豉酱,将火焙鱼翻炒入味,淋一点儿酱油,香喷喷的豆豉火焙鱼就出锅了。娘一筷子一筷子给我夹菜,我吃得小肚子圆鼓鼓的,好解馋啊。我瞅一眼娘,再看一眼我家的土灶,温馨的感觉油然而生。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娘在庄稼地里劳作,灶台也是她的舞台。娘在土灶上生火烧水和煮粥,还在土灶上蒸年糕和枣花馍,艰苦的生活中总有她通过艰辛劳作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枣花馍软软香香,年糕黏黏甜甜,农家生活的园子里,也总会开出美丽的花朵来,我童年的岁月简朴又温暖。

想起家乡的土灶,就想起了娘,娘的影子总生动在岁月里。这简陋的土灶是乡土里的文字,是通俗的乡音,更是故土的一缕缕情思,化作一行行热泪,温暖地挂在两腮。

牵起母亲的手

周行会

母亲在小区广场排队做核酸检测,突然一阵眩晕,摔倒在地上。经在场的医护人员紧急处理,初步检查,并无大碍。父亲打来电话,让我陪母亲到医院做个检查,起初母亲坚决不去,老说自己没事。我一听急了,直接请了假,将车开到母亲家楼下,再三动员,她才勉强同意。

路上,我免不了要数落她一番,母亲讪讪地说:“这不是知道你们上班忙吗,还得请假,我又没什么大事,可能就是站得时间长了,我以后注意点就行了……”

到了医院,母亲因有腰椎管狭窄的老毛病,爬楼梯不方便,我便扶着她坐电梯。人很多,母亲又矮,我站在后边,伸手护着她。出电梯时,怕人挤,母亲腿脚又不利落,我便牵起她的手,用胳膊作支撑,这样母亲走得也能稳当些。

大庭广众之下,我牵着母亲的手,明显感到她有些不自在,胳膊僵硬,几次试图抽离我的手。我只得用力攥住她的手。我侧过头,映入眼帘的是母亲的头发,发质尚可,虽然有白发,但并不多。这对于年过七旬的母亲来说,是很难得的。母亲也说过,她二十岁时生了我,还梳着一条油黑发亮的辮子,人瘦、肤白,村里人都说她生得美。而今,母亲体态臃肿,步履蹒跚,再也不是我记

忆中风风火火的模样了。我牵着母亲的手,走得很慢,心里波澜起伏,有担心,也有感慨——母亲真的老了。先去验血,做心电图,再拍头部CT,母亲的手粗糙,在我的手中,小小的,但很温暖。如她的人,在儿子的搀扶下,有些许无助,却安心。验血和拍CT在一楼,心电图在二楼,一路走下来,我就一直这样牵着母亲的手,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我却觉得仿佛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认真想想,有多少年没牵母亲的手了呢?似乎从我上学以后,就再也没有过。时间真是残酷,转眼间,母亲老去了,自己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这些年来,尽管隔三差五去看望,但却从没有像今天这般高她这么近,感受她手掌的温度,感慨光阴流逝的无情,甚至还有对未来的一丝丝恐惧……

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坐在母亲身后,百无聊赖地刷手机,却总有些心神不宁,不时抬头看看母亲。母亲可能是累了,也许是在担心,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期间,我几次下去取检查报告,好在一切正常。医生给开了点药,我带着母亲坐电梯到一楼取药,这次我自然而然地牵过母亲的手,母亲很配合,任由我牵着她,步

子轻快了许多……我的心里暖暖的、柔柔的,我希望母亲能一切安好,希望今后自己还能经常这样牵起母亲的手,做母亲的依靠,也依靠母亲。

牵起母亲的手,就是牵起了漫长的岁月,牵起了明媚的春天,牵起了浓浓的爱,牵起了整个世界。

我敬母亲一杯陈酿 (节选)

李吉林

我认为,天天都是母亲节也不为过一日三餐,都是母亲奏响锅碗瓢盆的交响乐艰难的日子里,尽其所能苦也乐穷也乐,敲击出快乐进行曲

母亲识文断字
更识春风,识日月
她能辨别春风的味道
识别日月的轮转
把月缺补成花好月圆
把西北风的咸涩挤出甘甜
手里紧攥着祖传的秘方,勤俭
泪水偷偷地流淌
示人时,面带微笑与乐观

母亲种地是能手
四季的田畴天天翻阅
棵棵禾苗都是她的儿女
抚摸着叶片,就像抚摸孩子的笑脸
母亲常常自言自语,其实在和庄稼对话
对弱苗从不嫌弃,向来多是鼓励
鞭策的方式只留给自己,从不怨天怨地

母亲种地是能手,也是养殖高手
只要带来收入,鸡鸭牛羊都可以入股
地位没有高低,谁的贡献大谁就是座上宾
忙碌的手脚,向太阳要白银
与月光黄金

母亲的镰刀从不生锈
银色的刀刃快嘴快舌
与稼禾与花草的关系直来直去
不仅有求必应,而且爱憎分明
月牙懂得镰刀的心思
在勤奋中求得圆满
以明亮的眼睛阅览丰收的年景

棉田一望无际,几十斤重的农药桶
交给柔弱的双肩
烈日炎炎,背负着一座小山
一个夏季气喘吁吁

做母亲的儿女,首先跟着母亲学习受累
乌云密布,大雨即将倾盆
别人急着回家跑,我们忙着向外跑
场院里晒着柴草
等柴草堆好,我们已成了落汤鸡
母亲给我们擦拭雨水
泪水满颊,苦涩又甜蜜

母亲辛苦,更辛苦了纺车
一根根绵长的银丝延长了多少夜晚
编织出我们有声有色的童年
最终,母亲的银丝爬满了双鬓
深深的皱纹埋葬了青春岁月
唯有不屈的性格,从眼睛里透出火焰

母亲节,我为母亲敬一杯陈酿
母亲不胜酒力,絮絮叨叨
依然关注一家老小
点数着桌旁的儿孙
曾经的酸涩窖藏成幸福的泪花
一半浇灌窗外石榴花的火红
一半擦亮崭新的月光

(来源:山石榴微信公众号)

母爱如水 亦刚亦柔

王阿丽

50岁生日那天,第一次听母亲讲述我出生时的情景。

当天下午,在农村小学当教师的母亲上课时有了临盆迹象,她硬挺着讲完了课,下课后急急忙忙往家里赶。学校离家约1公里,母亲走走停停,又担心到家时婆婆颠着小脚去找接生婆不便,就想顺路通知接生婆一下,不巧她去田里干活了。到家后,婆婆赶紧去接生婆,当接生婆到来时,“你的头已经露出来了!”母亲说。说话时,她脸上满是笑意。

这是我第一次听母亲详细描述生我的过程,眼前立即浮现出画面:挺着肚子的母亲在3月的倒春寒中蹒跚而行,即便疼痛难忍,考虑的还是如何减轻婆婆的负担。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父亲是独子,母亲婚后一直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父亲长期在外地工作,两个月回家一次,母亲既主内又主外,照顾体弱多病的奶奶,教育培养我们兄妹俩。

母亲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在教课之余还得打理农活,插秧、割稻、种菜样样在行,母亲的女红也不赖,一家7口人的单鞋、棉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小时候,我常常依偎在母亲怀里,看母亲左手拿着鞋底子,右手握着针,不时把针向头发上划一下,再扎进鞋底。听煤油灯下针线穿过鞋底的“哒哒”声。这声响至今仍萦绕在耳边。

印象中,母亲没有与爷爷奶奶高声说过话,母亲的温柔、孝顺是全村出名的,村中不管老小都称呼母亲“丁老师”,连奶奶在家中唤母亲时都叫“丁老师”。

母亲身体力行,培养了我们从小爱劳动

的好品质。幼时,我们经常和母亲一起干农活,割猪草、浇水、施肥,有时干活累了想偷懒一下,母亲也从未责备过我们。但当我们犯了错误时,母亲的处罚还是很严厉的。记得一个暑假的下午,我和几位同学一起去摸螺蛳,当时只简单跟奶奶说了一下。小孩子贪玩,到晚上7点多才回家,此时母亲已急疯了,找遍了全村庄,打听了可能在一起玩的小朋友,仍找不到我。当我提着满满一水桶螺蛳到家时,迎来的却是母亲的一声:“跪下!”母亲扬起的手停在半空中,并未落到我的屁股上。我一边抽泣、一边偷瞧母亲,母亲眼中泪光闪烁,嘴角却有一丝笑意。

母亲的刚体现在她对病魔的态度上。2000年11月,母亲被毒蛇咬中太阳穴,由于受伤部位特殊,不能切口放血,涂蛇药、打点滴也不管用,胸口以上部位严重肿胀,生命危在旦夕。我们经网上求援,购得抗蛇毒血清,注射后母亲转危为安,治疗过程中未见母亲掉一滴眼泪。康复后母亲打趣道:“我倒是不紧张的,如果就这样去了也好,没什么知觉,也不算痛苦。我琢磨着,老天爷不会让我走的,因为我服侍你们93岁爷爷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母亲的柔如同三月的春风,温暖着全家,她精心照顾爷爷奶奶,给了我们兄妹俩舒适的生活环境,即使童年生活贫穷,但我们乐在其中。长大后,我们都能以温柔和善良对待朋友和同事。母亲的刚似一座航行的灯塔,指引并激励着我们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克服一次次困难,坚定走好每一步的信心!

母爱如水,亦刚亦柔。



难忘的糍粉青团

马雪芳

团子了!

回到家,母亲正在天井里切猪草。我把彩凤阿姨送我们娘俩青团的事与母亲说了,再把手里的那个青团递给她。母亲先问:“你有没有谢谢彩凤阿姨?”我认真地说:“这怎么能不谢呢?”母亲这才接过青团,咬了一小口,说:“好吃,好吃!”却把剩下的青团还给我,说:“我今天饭吃得多吃,这青团还是你吃吧。”啊?这么好吃的青团母亲竟吃不下,我再吃两个也不在话下。吃罢青团,我对母亲说:“娘,明天你也给我做青团吃吧?”母亲愣了一下,答应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母亲拎了一只圆眼篮子,说去自留地里采摘做青团用的紫麦草,我自然也要跟去。村后的自留地麦子一片油绿。母亲双手拨开麦子,轻轻踩进去,弯下腰,一下一下,一把青青的紫麦草就被她掐在了手里。

回到家,母亲把洗净了的紫麦草放在脸盆里,她左手扶住脸盆,右手推揉起紫麦草,很快脸盆里有了墨绿色的汁水。母亲抓了脸盆里的草渣后,就拎起放在灶间桌下的一袋糍粉,

解开口袋,往脸盆里倒起粉来。我着急地说:“娘,你拿错粉了。这是糍粉,应该用糯米粉的。”这时,母亲停住了倒粉,看着我的眼睛说:“阿四,我们家没有糯米粉,只有一点糯粉。我们家不能与彩凤阿姨家比啊。”我看着母亲,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到最后,因我家只有红赤豆,既没有红糖也没有白糖,母亲做出的青团只能是无馅的圆饼子。她一边把青色的圆饼子码在锅里垫上,一边告诉我彩凤阿姨家的情况。原来彩凤阿姨家屋后有个大竹园,村东还有一片树林,每年靠卖树收入不少,自然就买得起糯米和白糖了,而我家人口多、家底又薄,能吃饱肚子已不易了。这时,灶间里起了白雾,青饼子的清香飘得满屋子都是。

听了母亲的话后,当我吃着她用糍粉做的青团,虽然表面粗糙,没有一点甜味,口感也不能与彩凤阿姨家真正的青团相比,但依然觉得幸福满满。

长大后,母亲做过很多次真正的青团,唯独那次的糍粉青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